

王功 著

范府大院

「同名电视连续剧央视播出」

中国青年出版社

王功 著

范府大院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范府大院/王功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

ISBN 7-5006-7143-1

I. 范...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71518 号

责任编辑: 郭 静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址: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010) 64032278 Email: guojing@cyp.com.cn

北京中青人出版物发行有限公司电话:(010) 64001911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00×1000 1/16 20.5 印张 2 插页 350 千字

2006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册 定价:28.00 元

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84035821

目 录

第一章	3
第二章	12
第三章	20
第四章	28
第五章	36
第六章	45
第七章	53
第八章	62
第九章	72
第十章	82
第十一章	91
第十二章	101
第十三章	109
第十四章	118
第十五章	129
第十六章	139
第十七章	150
第十八章	160
第十九章	170
第二十章	181
第二十一章	190
第二十二章	200
第二十三章	209
第二十四章	218

第二十五章	227
第二十六章	236
第二十七章	245
第二十八章	254
第二十九章	264
第三十章	272
第三十一章	279
第三十二章	288
第三十三章	296
第三十四章	304
第三十五章	310
第三十六章	318



第一章

山西阳高的古道上，晨光初照，雾霭蒸腾，烟尘起处是一百五十辆马车拉着家具什物，在镖旗猎猎的马队护送下缓缓开赴京城。马车队的中间，夹杂着几辆带遮阳篷的马车，里面坐着范家、施家男女老小。车旁马背上的镖师个个神情冷漠，似目空一切。

小三子坐在范爷的脚下，随着车辆摇摇晃晃的节奏仰头看着范爷肃穆的脸，那一张让人非敬重不可的面容，挂着寻常人脸上看不到的细微表情，那表情的每一次笑、怒，都能决定他一生的命运。此时范爷的表情望着天际僵在那里不动，小三子看不出个究竟，于是把目光望向城外的那条长河，弯弯曲曲地沿着山脚向北去了。

小三子从小就认为，河的去向是个永远猜不透的谜，天地可见，惟河水的去向秘不可测，今日的河水更是泛青泛蓝，鬼气森森，似乎自己生长在这块土地上十几年的记忆都已隔世，一条带着闪光的新生命正随着这条长河向遥远的未知之处缓缓起步。而那一把将范太太与戏子小生的私情烧到街上的大火，此时也从他仇恨的心灵中渐渐熄灭，所有的景象在他微微闭上的瞳眸中进行着最后一次告别式的回放。

阳高县第一大户范府的正院里张灯结彩，像过节一样热闹。院东头搭了一个戏台，范爷请来了山西地界上有名的马家班。今儿的戏是《牡丹亭》。那饰演柳梦梅的小生扮相俊俏，嗓音高亢，登台一亮相，一句“河东旧族，柳氏名门最”，已博得满堂喝彩……

范爷在阳高出了名的好戏，光马家班就不知请过几次。此刻，范爷气宇轩昂，一身锦服坐在台下，身旁是年轻貌美的范夫人。范夫人是个行家，这不，戏到高潮处，不禁跟着那小生的板眼低声吟唱起来。台上小生一段唱罢，范夫人竟率先叫了好。范爷微微一笑，喊声：“赏银十两！”



台上小生拱手谢了范爷，却把眼神瞟了一下范夫人。范爷让人难以察觉地眉梢一动，便接着看旦角的《惊梦》。那杜丽娘一登台，范夫人像是有些累了，对范爷说坐久了，出去转转。

范夫人这就走了，七拐八拐去了戏台后面的厢房，吩咐烧水，在大木盆中香汤沐浴。她一面爱怜地抚摸着自已洁白光滑的皮肤，一面回味着白天的事。

范夫人问丫鬟：“老爷心情可好？”

丫鬟回答：“好着呢，换上的绸褂可鲜亮了。”

于是范夫人半敞着薄衫，满身香气飘到范爷跟前，一双酥手在范爷身上摸索着，要给范爷宽衣。范爷挡住她的手说，听了一天的戏，你不累呀！范夫人桃花满面称，“今几个适逢月中，花好月圆，是个好时辰。”范爷依然不为所动：“你不累，我倒是累了。明几个一早我得去趟浑源县，都早点歇了吧！”范夫人讨了个没趣，撂下脸，一扭身走出房去。

第二天一早，范爷一身盛装从屋里出来正要出行，却见东厢房下，几个衙役和一个小男孩在热闹地说着什么，还不时地向范爷这边张望着，随后小孩与那几个衙役双手上下击掌，似乎是决定了什么事。范爷在众人簇拥下向院门走去，不想，那个小孩神情自若地走到范爷面前，拦住了他的去路。

管家粗声粗气地喊：“谁家的野孩子敢挡范大人的道？闪开！”

范爷却拦住管家让孩子来身前说话。小男孩毫不胆怯地说：“我眼睛能透视，能看见您腰里有几块大洋。”

范爷一听来了兴致：“是吗？那你看看。”说完双臂平伸，摆出一副让他好好看的样子。小孩思忖片刻，伸出两个巴掌：“十块。”

范爷哈哈大笑：“孩子，来翻翻，告诉你，一块也没有，你输了。”

没想到那小孩也笑了起来：“范爷，我没输，我赢了！”说罢指着那几个衙役，“他们打赌说我要跟老爷说话，老爷肯定不理我！现在老爷理我了，还跟我说话了，是他们输了。”

范爷好奇地问赌什么，小孩十分得意地说，赌他们输了管我叫爷爷。范爷笑得更厉害了，说：“叫你爷爷？你小子不怕折寿啊？”

这时，女用人严妈惶恐地跑过来，一面给范爷鞠躬问好，一面呵斥：“小三子你个鬼催的，敢跟老爷没大没小！”

范爷拦住严妈，询问之后得知，小三子是严妈的远房侄子，大名叫郭

彩三,家里人都叫他小三子。范爷自言自语地说:“这孩子有点意思。”然后笑着拍了拍小三子的脑袋,问:“跟爷出门玩儿,去不去?”

小三子眼睛一亮:“去!”

范爷:“你小子不怕我把你卖了?”

小三子眨巴眨巴眼:“不怕,小三子不值钱。”

严妈在旁边慌了神,忙说:“老爷,这可使得不得!这鬼催的,你把他当个人,他学狗叫。”

范爷笑着带上小三子一起走了,在往浑源县的路上,坐在车里边走边唠。这小三子原来家境也还殷实,老爹是个私塾先生,后来得了个莫名其妙的病,把家产折腾光了,人也死了。小三子妈一病不起,没出两个月,也跟着去了。范爷问他念没念过书,小三子告诉说,原来跟老爹学了些字,老爹有病后把笔墨纸砚都换了药吃,就再没有写过字。

范爷心生怜悯,承诺让小三子去书房读书写字,以后跟在自己身边听差。小三子瞪着眼睛愣了半天,“哇”的一声张着大嘴哭了起来,随后“噗通”一声跳下马车给范爷跪下:“范爷哎,小三子给您磕头了!”

浑源县的第一排场得数县太爷的施府。今儿个是施府上大办喜宴,县太爷施学仁为别人保媒。新娘叫月娘,虽也是浑源县人氏,却大有来头,是清廷不稳、清理内宫时被退回来的宫妃。虽然重新沦为草民,但毕竟是在皇上身边呆过的人,又是大清内衙亲自送回来的,施学仁一个小小的县令自然怠慢不得。在宫里期间,月娘父母双亡,于是施学仁做主将她许配给了她做宫妃前的旧相好夏中秋。

这一天施府上摆着十数张酒席,北房前搭建了一个喜堂。范爷领着小三子进门时,浑源地界上有头有脸的差不多都齐了。

鼓乐声中,一对大红的新人在伴郎伴娘的簇拥下步入正堂。就在夏中秋牵着红绸引领着月娘缓缓来到喜台前时,唢呐声却戛然而止,随之院门口一阵骚乱。管家急三火四地跑了进来通报:州府的官兵来了!

说话间,一队官兵已经气势汹汹地进了院子。院内所有的人都愣住了。施爷强作镇定,上前对为首的军官一揖,说:“在下施学仁,乃朝廷于本县之一介命官。有什么事情请跟在下说,何必兴师动众?”

军官上前验明施学仁的身份后,随即展开一道令符宣读道:“奉知府大人令,乱党夏中秋私结党羽,图谋造反,颠覆朝廷。为整肃朝纲,严惩叛党,将其捉拿归案。”

官兵立即上前将夏中秋五花大绑起来。此时月娘早已自己摘下盖



头，如同木头人一般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军官继续宣道：“县令施学仁，身为朝廷命官，私通乱党，罪不可赦，一并捉拿归案，革职问罪。”

官兵上前除去施爷的顶子，也五花大绑起来。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刚才还是一派喜庆的大院先是乱成一锅粥，然后就空空荡荡了。施爷和夏中秋被拖出院子时边走边喊出一句话：“范大人，施家就拜托您了！”

晴天霹雳之下，月娘傻子一般地站在那儿。施夫人在范爷脚边哭死过去了，醒来后抱着范爷的腿请他出面为施家做主。范爷只好应承着，回去打探一下再做主张。

范爷辞过施夫人和月娘直奔知府况大人府上，献上自己珍爱的一对青铜独角兽。况大人面子上收下了礼，没答应办事也没把话堵死，说再等一等。范爷只好如实到施府说明，再等一等。

在范爷离开施府大门时月娘追了上来，双眼楚楚地望着他询问：“夏先生会死吗？”

范爷思忖着回答说：“大清朝如果这两天就灭了，夏先生就活了。”

月娘说：“我听懂了。”

范爷又告诉月娘，尽人事，听天命吧！然而就在范爷离开府上的这几天，范府却发生了一件天大的事。

小三子回到范府就兴奋地跑去告诉严妈，说范爷要留下自己在府上听差送信，不但给工钱，还要教自己认字读书。严妈张口就骂：“你个鬼催的满嘴跑舌头，老爷留你这么个三青子催命啊！你小子要敢骗我，把你小鸡子揪了去！”

小三子不爱听了，说：“我说的要有半句假话，甭您揪，我自己拿菜刀剁了去！”

严妈终于相信了，眼中含泪叮嘱他：“小三子你个鬼催的给我听好喽，范老爷这是对你有再生之恩哪！今后你要有半点对不起范老爷，我咒你们郭家祖坟被野狗刨喽！”

范爷说话算话，回来后就留小三子在自己书房里念书写字，并嘱咐在他离开这几日不得耽搁了写字。范爷走后，范夫人见小三子在范爷书房里就看不顺眼了，但眼下夫人正忙着让管家去春满楼酒家备上两桌酒席，说是要亲自宴请马家戏班子的人。晚上，范夫人又去戏园子里看戏，

鬼机灵的小三子的目光一刻也没离开过夫人的后背。

看完了戏，范夫人来到戏园后面一个草棚里魂不守舍地等着。片刻，那个小生悄声溜了进来。小生对范夫人说，这地方，委屈夫人了。范夫人却一把捂住小生的嘴，就势抱了上去，二人滚作一团，气喘吁吁地互相脱着衣服。

黑暗中走来了小三子。他轻轻地推了一下草棚的门，门从里面顶住了，但可以听到里面传出的声音。小三子找到一处裂缝往里看，戏园子的灯光从窗洞里照进去，一窄条照在小生和范夫人练白赤裸的肉体上。小三子眉宇间闪过一缕可怕的神情。

小三子走了，准确地说是过了一会儿他拎着一盏马灯又回来了。

小三子再从裂缝中看去，小生和范夫人还在疯狂的缠绵之中。小三子犹豫片刻，终于一咬牙，用马灯点燃了草棚！又捡起一根木棍，插入草棚的锁鼻子之中。火借风势，草棚一下子烧了起来。一瞬间，火势冲天，满街人纷纷赶来救火，无奈火势太猛，谁也靠不了近前，只好眼看着火越烧越大。

小生和范夫人忽然发觉四周红光直闪，定神一看，草棚已经着起了大火。两人抓起外衣就往外跑，一拉门才发现，门被从外面锁死了。两人疯狂地摇着、撞着门，但门依然不开。小生紧紧抱住范夫人，两人聚集最后一点力气，疯狂叫喊着一起撞向草棚大门。就在此时，一声巨响，草料棚被炸得飞上了天，小生和范夫人光着身子被气浪掀翻在了当街。

范爷正为施府的事闹心，没想到家里就出了这么天大的事。范爷铁青着脸，在厅堂里踱着步。范夫人披头散发跪在那儿哭哭啼啼，几个丫鬟站在一旁不敢吭气。范爷背对着范夫人开了口：“怎么，不想说点什么？”

范夫人磕头不止：“老爷，我错了，您饶了我吧！”

范爷猛地回过身：“就只是错了吗？”

范夫人接着磕头：“不，不，是有罪，罪该万死。求老爷饶过我这回吧！”

这时，总管疾步走了进来向范爷小声通报，情况查清了，草棚下面有一个密洞，爆炸是因为密洞里藏有炸药。另外，洞里还有一些枪支和两具尸体，初步辨认其中一人是戏班的马老板。

范爷听罢眼睛转了几转，有了主意，吩咐总管备车，于傍晚时分，直奔知府况大人府上，匆匆拜见了况大人，并告知戏园草棚里私藏军火的乃是戏班马老板，他才是真正的乱党，并不是夏中秋。

况大人品着茶问范爷：“夏中秋咱先不谈，施学仁你想怎么办？”

范爷再次恳请况大人高抬贵手，连忙送上一幅画《雨打残荷图》。

况大人想了半晌，收下画，告诉他：“冲你范大人的面子，施学仁可以领回去了，性命可保，官是断然做不成了。至于那个夏中秋，没的商量，三天之内砍头。”

范爷带着郁闷的心情回到府上，把小三子叫来过堂。书房里的灯昏暗地亮着，小三子战战兢兢地守在一边。

范爷和蔼地走到他身后，在他耳边轻声问：“小三子，老实跟我说，那把火是不是你放的？”

小三子惊恐地看着范爷。

范爷说：“说嘛，我知道你是为范爷。只要说出来，我不怪你。”

小三子低下头：“当着老爷的面，小的不敢撒谎，那火是我放的。”

范爷闻言缓慢地围着他转圈踱着步，突然一记耳光横扫过去。小三子不堪重击，惨叫一声跌倒在地。

范爷大怒：“好你个小三子，你才多大点啊！居然如此心狠手辣！”

小三子伏地委屈大哭：“我这么做都是为了老爷。我看见太太她……”

范爷喝令他住嘴：“太太的事轮不到你来管！”

小三子跪地求饶，说再也不敢了。范爷却仰面长吁说：“晚了，小三子，知道你闯下多大的祸吗？我不能在家里留下一个狼崽子！”

小三子跑到严妈屋里还一抽一抽地。严妈数落他：“我早就说过，把你当人看，你就学狗叫。给脸不要脸！”

小三子哭喊着：“不就是放了把火吗？我就放了！怎么着？！”

严妈叹了口气：“小三子，你也别哭闹了，明儿个送你回乡下吧。你是没那个福啊！”

出事以后，范夫人一天天地憔悴下来，经常是坐在屋里两眼发直，瞅着一个地方，一看就是半晌。范爷终于又进了她的房。范夫人不敢看范爷，低着头怯怯地探询范爷打算怎样处置她。

范爷不看夫人，只把眼看着窗外，心想：自己一世名节，一夜间就灰飞烟灭了。但他毕竟是个知书达理的文人，真的休了夫人她也无处可去，于是决定还是留下她养活着，但夫妻情分就算尽了。范夫人疯了一样扑

过来抱着范爷的腿请求饶过她一次,今后甘愿为老爷做牛做马,但范爷已心灰意冷,拂袖而去。

范爷悲愤之下去了堂屋,无限心酸地跪在祖宗牌位面前,焚香祭拜忏悔着:“列祖列宗在上,不孝子孙范敬堂认罪来了!想我自幼苦读诗书,十八岁中举,二十八岁进士及第,官至浑源知县,任职五年,自诩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虽有官场肮脏、仕途险恶,却也能洁身自重,略葆清名。岂知不慎结交梨园子弟,染上好戏之癖,又娶票戏之妻,成婚七载香火未续,却做出使祖上蒙羞之事,家门败坏,罪该万死。”说完,上香磕头……

第二天,天下起了雨。范爷心情烦躁地在书房里踱来踱去,想在案上铺开纸写字,却失手将墨汁儿碰翻;又似乎有小三子在望着他的眼睛,久久挥散不去。于是,他扔下笔习惯地高喊:“小三子!”

屋外丫鬟说:“小三子跟严妈回乡下去了,已走了几个时辰。”

范爷忽然觉得割舍不下小三子了,冥冥中似乎感到这个孩子将是他一生最可靠的伴侣,从见到他那一天起,就已经渗入到他生命中来了。范爷推开窗高喊着:“快去,把小三子给我追回来!”

管家应声冒雨跑出了院外……

第二天中午,天放晴了。小三子一身泥水地进了范府大门。范爷定定地看着他,轻呼了一声:“小三子!”

小三子“哇”的一声扑到范爷怀里:“老爷,我知道您不会怪罪我,您一定会饶了我。老爷,我今生今世都跟着您,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

施爷带着夫人和月娘提着厚礼来到范府拜过范爷,他知道能躲过此劫,全仰仗范大人了。范爷却在为没能为月娘救下夏中秋而自责。月娘看上去已经平静,只是轻声说了句,月娘命该如此。

范爷让小三子陪施夫人和月娘到院里随便走走,自己和施爷到正堂说话。施爷感慨世态炎凉,有归居退隐之意,并告诉范爷在京城看好了一处宅子,想把它盘下来,携家眷进京度日。范爷饱经官场炎凉,也有退安之意。于是两人当下商量,一起退安进京。施爷高兴之余大包大揽,为范爷安排退安之事。施爷也能为后半生与范爷为邻、时时听范爷的教诲而感大幸。施爷借机进言,范家多年尚无子嗣,不如就娶了月娘,以续范家香火。范爷感慨月娘气质超凡,是人间精品,又曾贵为皇妃。施爷拦住范爷话头,说范爷如果中意,其他事就交给他办;如若范爷觉得不合适,他就带月娘回京城,以后当闺女养着了。

小三子陪着施夫人和月娘在后花园赏花。施夫人喜欢小三子的机灵，小三子于是吹牛，说范府上下事事都瞒不过我小三子，并且突然诡异地说，月娘将来要成范府的女主人。月娘和施夫人被说得瞠目结舌。

这事果然被小三子说中了。几天之后，范府里挂了红灯，点了红烛，吹鼓手奏起了喜乐，真是好不热闹！此刻，范夫人却躺在床上，丫鬟趴在窗户上向外望着。

范夫人静静地问：“老爷披红了吗？”

丫鬟说：“披着呢。新娘子蒙着红盖头，还牵着红绸子呢。”

范夫人又问：“请了几个吹鼓手？”

丫鬟回话：“六个。”

范夫人凄然一笑：“少喽，应该请一堂才对。老爷娶我那会儿，光酒席就是六六三十六桌呀！”

天黑后，严妈领着月娘进来向夫人请安。夫人躺在那儿纹丝不动，也不言语，两眼直盯着帐顶。月娘看了一眼严妈，不知如何是好。严妈却一脸平静，看来早已习惯了。过了一会儿，范夫人终于开了口：“看你这扮相，倒是个坤角儿的好坏子。过来，我来教你文武昆曲，我可是样样在行。”

月娘见状连忙劝太太早点儿歇息，想起身告辞。范夫人铁钩一样的手却抓住月娘不放。

严妈连忙从旁劝说：“太太，还是让新太太走吧。”

范夫人仍不放手，狞笑说：“我倒要看看，取代我在床上伺候老爷的人是个什么样子。”

正在月娘不知所措之际，范夫人突然把手松开了，像见到鬼似地直勾勾地瞅着门口。月娘回头一看，却发现小三子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门口。

夜里，月娘望着桌前的红烛发呆。月亮升得很高，偌大的范府里一片寂静，夫人屋传来夜半的唱戏声：

“劝君王饮酒听虞歌，解君忧闷舞婆娑。

秦嬴无道把江山破，英雄干戈起四方……”

老爷听见了，月娘听见了，小三子也听见了，唱得真地道。

所有人都听得出来，那唱功不是一般人可以达到的境界，那是用血、用泪唱出来的。

范夫人疯了……

院内传来嘈杂的人声和哭声。小三子推门进来，月娘静静地看着他。小三子轻声说了一句：“大太太走了。”

月娘一下惊呆了。

小三子说：“你来了，大太太就走了。”

月娘一把抱住小三子，早已泪流满面：“是我害了大太太！”小三子不声不响地依在她怀里。

月娘浑身颤抖地说：“小三子，以后你陪着我好吗？”

小三子说：“我从小就没有妈，我认您做干妈吧！”

月娘的眼泪滴到小三子的脸蛋上：“好，你就当我的干儿子吧！”说完死死搂着小三子，像要把他勒进自己的身体一样。两颗孤独的心紧紧靠在一起……

范太太走后一个月，施爷又来到范府，展开一张图给范爷看，是他为范大人在京城购得的宅院。这处宅院是前后院的格局，前后十四间南北房，东西十四间厢房，后院有水井一口、枣树两棵，前院有古槐一棵、香椿树一棵。宅主是常州富商，在老家吃了官司，倾家荡产，把京城的房产和铺面出售抵债。

范爷看着图不住地点头：“这么好的宅院，不知那点儿银子……”

施爷一笑：“够了够了，我斗胆为范爷做主，又盘下了街面的几间铺面房和一些存货。范爷到了京城，总不能坐吃山空吧？”

范爷十分高兴：“难为施爷想得这么周全！择个吉日，你我两家一同进京。”范爷拉住施爷的手说：“你如此诚心待我，令我感激涕零。从今范施两家，荣辱与共，永世相交！”



第二章

多少年之后，当郭彩三即将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的时候，头一次能静下心来想想这一生经过的事。他觉得一生中一共对不起四个人，四个女人。男人负他，而他负女人。

从清末，转眼到了一九三五年，范府在京城扎下了根，也算是城西一家小有名气的人家了。这一天范府上给小少爷子超过生日。厨上一片忙活，草鱼下进油锅，引起一片爆油声。田师傅在油锅中翻炸着鱼，不断将热油浇到鱼上，严妈在旁边打着下手。田师傅的独女玲子和小工李全在一旁择菜。大案上摆着各种菜肴，有的已经盛盘，有的待做。

话说当年月娘嫁到范府后，就如同滋润了范府一样，生下二女念人、念春，隔了若干年，又生下一儿——子超少爷。范家三代单传，这可真是八亩地上种一棵蒜，独苗儿！

此时的彩三出落得一表人才，俨然已是一副大管家的架势：送菜的老文家等着结账要他管；铺子上传过话来，需要购料要他张罗；月底前的账要他抄好送老爷过目。

玲子见插不上话，只好悻悻地走了。

阳光明媚的院当间架着一台照相机，英俊潇洒的施家二少爷光文在试着镜头。堂屋门前已摆好一排为照相用的凳子，就等着为范、施两家拍张全家福。

月娘屋内，她正对着镶着红木花边的梳妆镜端详着自己的面容，细心梳理着头发。月娘依然年轻美丽，但目光里却流露出一丝凄婉的神色。

随着一声“干妈”，彩三从门外走进屋来。

健壮俊朗的彩三走过来端详着镜中的月娘说：“干妈气色真好！”

月娘瞟了彩三一眼，眼神中竟然流露出姑娘般的羞涩：“好什么好！念人、念春都是大姑娘了，我眼瞅着也是四十多岁的人啦。”

彩三笑着：“看干妈说的！您脸上这皮肤，白里泛红，光光滑滑的。您再瞧瞧施家太太，都赶上严妈了。”

月娘被他夸得心里痒痒：“就你小三子知道干妈爱听什么话。”

彩三俯下身来悄声在月娘耳边说：“说句不怕太太生气的话，倒是老爷这几年见老，跟您都坐不到一块儿了。”

月娘没有吱声，继续梳理头发，双手把发髻挽起。彩三很有眼色地把银簪子递了过去，月娘接过银簪子绾住发髻。

月娘站了起来，踱到窗前，眼望着窗外问他：“小三子，你也三十了吧，就不想成家的事？”

彩三一笑：“干妈又说这事了！”

月娘说：“我不说这事谁说？天底下好姑娘有的是，可你怎么就是瞧不上眼呢？”

彩三干脆地说：“我不找。”

月娘说：“你当光棍在范家呆一辈子？”

彩三却说：“要找可以，干妈给我找一个跟您一样漂亮富态的。”

范府大少爷范子超床上摆着七八套崭新的衣帽。一脸稚气的他穿着内衣站在屋当间，严妈和玲子等人在为他挑选试衣。严妈要给少爷穿那套红底团花的，少爷生日得穿喜庆点儿。玲子要给少爷穿那套蓝底团花的，说是显得英气俊朗。子超从小就听玲子的，只要玲子说话，谁也拦不住。

月娘进门来了，看到子超身上的衣服有些不高兴，让玲子把那套红底团花的换上。子超不干，非要穿玲子姐选的衣服。月娘说了他几句，子超这才别别扭扭地穿上红底团花的衣服。玲子站在一旁，脸色很不好看。

院内范、施两家人全部排好坐次。范爷和月娘坐在中间，两人中间留出少爷子超的位置。他们边上是施爷夫妇，后面站的是范家两位小姐念人、念春，还有施家大少爷光汉、三少爷光武。光文在众人前调好照相机。

彩三和玲子领着打扮得有些滑稽的子超少爷来了。彩三把少爷安排在范爷和月娘中间坐好，然后转身要走。

念人突然开口说：“三哥，站在我边上，咱们一起照。”

子超也吵吵着要玲子抱着他照，说完竟跑过去拉着玲子过来。



玲子面色难看地劝他：“今儿个是少爷生日，外人不好一起照的。”子超却坚决不干。

念人对范爷说：“玲子从小在我们家长大，三哥也在范家二十多年了，应该一起照。家里不能搞不平等。”

范爷不高兴了：“不就是照个相嘛，什么平等不平等！”

玲子赶紧把子超往范爷和月娘中间一塞，转身跑开了。

彩三也尴尬地说：“我和玲子夹在当中的确不合适。”

念人坚持说这就是在搞阶级歧视，范爷生气地骂她：“黄毛丫头懂什么阶级歧视？别以为你在北大念了两年书就有资格在家里指指点点的。”

念人不依不饶：“下人也是人，谁也不是天生就高贵的！”

范爷动了真气：“好！不搞阶级歧视。小三子，你给我过来！”说着他一把抱起子超往腿上一放，“你坐在这中间照！”

喜庆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彩三见状安慰范爷：“老爷，今天是少爷过生日，您千万别生气，千万别让我和玲子搅了大伙儿的兴。前边还等着我结账呢，您发句话，我先过去了。”

不等范爷回话，彩三转身走了。子超“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月娘连忙哄着子超，范爷却板着脸，念人望向一旁，施家人却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光文按下自拍器，连忙跑到念人旁边站好。相机自拍器发出“吱吱”的响声，“噗”的镁光一闪，一股烟雾。这张二十年后范、施两家人神态各异的照片就这样被拍了下来。

范府缺男人，缺顶事的男人。范爷已不理家事，子超少爷尚小，府上就显得彩三里外是块材料了。他的住房也是范家的账房，屋里最显眼的就是一排柜橱，上面都挂着锁头。柜顶上堆放着一些家中常用的纸张布头等杂物。彩三坐在账桌前翻看着账目，打着算盘。

念春小嘴嘟着进了屋，抱怨说：“三哥，我姐为你跟我爸闹翻脸回学校了，你怎么连点儿表示都没有？”

彩三无奈地摇头：“我能表示什么？外人看，我是里面人；里面人看，我又是外人。小事全听我吆喝，稍大点儿的事我能插上嘴吗？”

念春说：“我就不爱听三哥说这个。”

彩三告诫念春：“二小姐，你如今也是有头有脸的大姑娘了，总和我这个做下人的在一起不是个事。”

念春不爱听了，又要起大小姐的脾气来。彩三左哄右哄才把她哄出